

禪院往事

觀音傳說

澳門向來受海洋文化的影響，更因為小城純樸和包容的氛圍，舶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在此地交融並存。宗教文化亦然，各地民眾帶着各自的信仰來到澳門聚居並在此繁衍，在這裡立像建廟，寄託精神信仰。目前澳門有大小廟宇四十多處，分佈在市民生活區。

普濟禪院，大眾通常稱之為觀音堂，為澳門三大古刹之一，位於古老的望廈村，環境清靜。從高處鳥瞰寺院全景，可謂佔地廣袤，橫連多座大殿的古建築，宏偉、莊嚴而簡樸。寺院後山闊大，樹影幽深，數百年來與小城一起發展變遷。

走進這座數百年歷史的普濟禪院，或許人們會留意到，寺中僧人總是熱心地介紹這樣的一個傳說：約明末年間，澳門的望廈村來了一位和尚，經過長途跋涉後，在這環境優美、人傑地靈的地方安頓。那時村裡有一棵野生樟樹，盤古木根，靈氣十足。那和尚便將隨身攜帶的一幅觀音畫像懸掛於此樹上，每日盤膝而坐於樹下，修行募化。當時在望廈村中居住的，主

要是來自潮州和福建的移民，大都信奉佛教。他們得知村中來了一位和尚，而且時常在樟樹下誦經唸佛，於是聞風而至，漸漸吸引了不少村民及信眾，不時聚在樟樹下，一則向僧人施與化緣，同時也虔誠敬拜。眾人有感觀音大士有求必應，異常靈驗，於是聚集者日眾，信奉之人不斷增多。

該傳說還有下文：有一天，和尚將觀音畫像取下拂塵，無意中回頭一望，竟驚覺這棵古老樟樹的形態與觀音菩薩極為相似，猶如觀音顯靈下凡，這可不得了。於是，和尚用村民捐施的資金，立即請來了工匠，將那棵樟樹雕刻成觀音像，並配上布衣。為了表達敬仰，他們利用捐款在樟樹旁簡單地建了一個小亭以供奉觀音，也可以讓信眾躲避風雨。不說不知，原來那經過精心雕琢的樟木觀音像，正是現時安坐於禪院觀音大殿中供信眾參拜的觀音大士。神像有別於其他大殿的泥塑神像，現在全身貼上金箔，穿上由信眾捐贈的布衣，露出面部和雙手，經歷了數百年，靈氣依然，實在珍貴，也加深了信眾對觀音的崇拜之意。這些傳說無疑為觀音堂增添了傳奇的色彩。



關於寺廟的由來還有這樣的故事：明末時期，不少外地人士來到澳門，尤其是閩籍的移民甚多，他們大都聚居在望廈村一帶，當中信奉神佛者眾多。其時，在望廈村之西有一所觀音小廟，原只為稀少的村民所用，故古廟面積非常狹小，未能滿足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對求佛的需要。因此，每逢觀音誕或者傳統節日，小廟便擠滿了原村中人，而那些來自外地的一眾閩籍人，則只能站在小廟的窗外觀看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因此，為了寄託精神信仰，他們便自行籌集資金，在和尚籌劃所建的小亭子基礎上加以興建，成為望廈村中的一座寺廟，也順理成章敬拜那座由樟樹雕刻而成的觀音像。誠然，寺廟當時的規模，尚不能與現時的觀音堂相提並論，但已能滿足閩籍人士參神拜佛之心意，故而更稱之為觀音堂。

望廈古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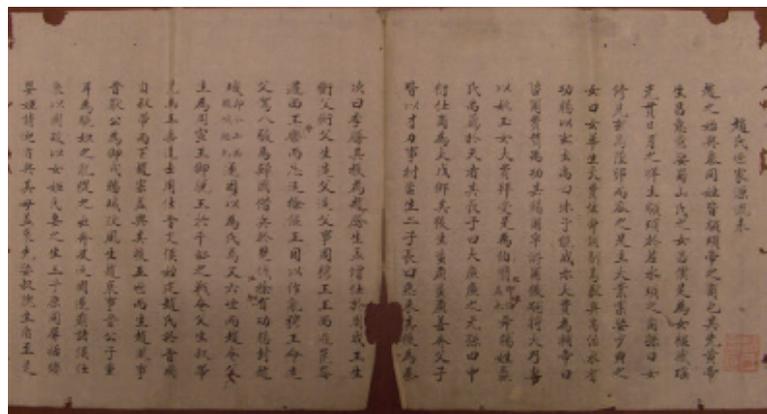
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不太了解，昔日澳門由多條古村落組成，觀音堂所處的望廈村為其中之一。該村在

今天美副將大馬路、蓮峰廟一帶，離關閘不遠。說到望廈村，早年為澳門的大村落，澳門多幅古地圖中都可找尋望廈村的位置。《澳門紀略》中的地圖也可見。而根據王文達先生的《澳門掌故》，村落最興盛時有街巷 130 多條，村口還有一道關門，而關門上用草書刻寫“望廈”二字。至於望廈村何時建立，則未能考證。然而，昔日有一俗諺云“未有望廈村，先有何家祠”，祠堂位置約在今天的美副將大馬路中，還有沈氏宗祠，以及趙、許、黃等姓祠堂。自從閩藉人士大量移居此間後，人口便不斷增加，其中以何氏宗祠最大最久。當時望廈村中人以耕作為生，開鑿水井為飲用。村屋多屬矮屋低簷，村外種植竹、樹為屏障。自從閩潮人士移居此間後，開枝散葉，遂各建宗祠，在此建立自己的族群，村莊亦漸漸繁榮。村內住有村民約有 500 餘家，如前所述，主要有趙、何、沈、黃、許諸姓。

誠然，隨着社會發展，村落已被城市取代，街巷與水井也已成爲歷史古蹟，供歷史愛好者探索和想像。如果大家經過觀音堂，也可看見旁邊的望廈坊眾



互助會（康真君廟）門前，還有一口已被水泥封了的古井。而現時羅神父街通往美副將大馬路間，仍可找到種種昔日村落中街巷的印記，不時能看到矮屋和老街名偶爾存在，如布巷、田螺里、通衢里、草蓆巷、草蜢巷、養樂園蛤巷、牧羊巷等等，依稀感受到鄉村的味道和氣息，想像當年村落的模樣。



趙氏族譜



《澳門紀略》中地圖上的望廈村和觀音堂
(約十八世紀中)



現位於羅神父街與美副將交界處，仍保留着當年望廈村的小屋及布巷

考證源流

關於觀音堂的歷史，除了種種傳說外，現時可供我們考證的古物，當然可作參考佐證。首先，寺廟側面的祀壇裡的一塊石碑，上款刻着“天啟七年七月吉旦立”，石碑中央刻有“祀壇”，下款為“南邑許望官喜檜”。該祀壇位於現時禪院右側的花園，通常門禁深鎖，遊人止步。筆者曾經入內，發現裡面主要是安奉了不少先人的骨灰，甚為幽深。立碑者許望官為南邑人。筆者查找資料，南邑這地名之來源分別有3處：福建省的南安縣、廣東省的南海縣，還有河北省博野縣。歷史學者多排除了河北省之可能性，主要在閩省與粵地之間各有執持。認為福建之說，乃因當時望廈村多為福建籍人士，連村名也為“望廈”，正可反映村中人对故鄉福建廈門的鄉愁之情。而另一意見則認為立碑人許望官應屬廣東的南邑。譚世寶先生這樣推斷，通常對本省內語境中慣用的簡稱，如果此人並非粵籍，理應在縣名前加上省名。當然，他也不排除其時的閩籍人士已不分彼此，甚至反客為主地將自





祀壇石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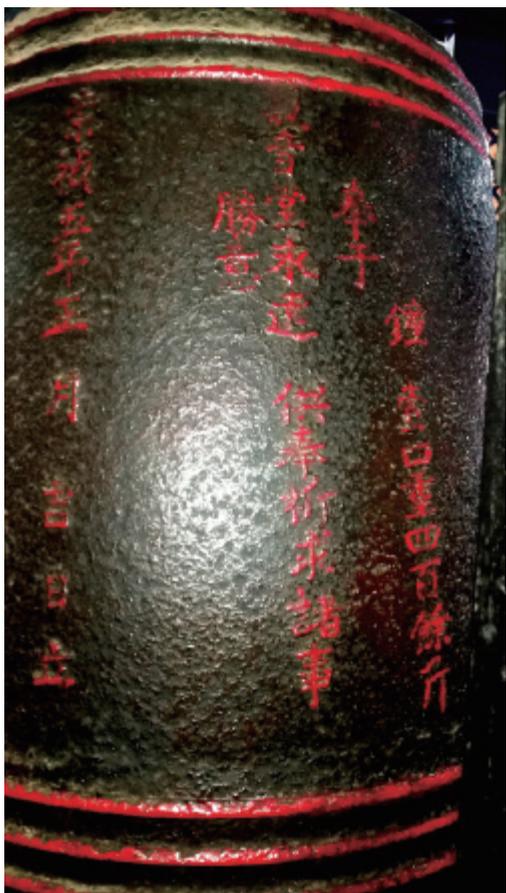


已視為本省人了。誠然，這祀壇石碑與觀音堂是否有直接的關係，尚難以確定，後人在觀音堂碑誌中略有提及祀壇石碑“澳門望廈村之普濟禪院，創自明天啟七年……”，卻未有正式文獻記載。因此難免令人聯想，該祀壇會否是當時村民為拜祭先人所設。這些問題，總應該嚴謹看待，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索。相信許望官立此碑時，大概沒有想到，他在為後人留下重要歷史依據的同時，也帶來了未解之謎。

與寺院有較為直接聯繫的另一件古物，無疑是大雄寶殿右側懸掛着的一座鼎鐘。雖然經歷了歲月，留下滄桑痕跡，然而幸運的是鐘上的字跡仍然可辨，細看之下可見文字為：

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鐘 一口重四百餘斤 奉於 觀音堂永遠 供奉祈求諸事 勝意 崇禎五年正月吉日立。

由此，我們至少可知，明末的 1632 年，觀音堂廟宇及其名稱已經存在了。說到寺院的鼎鐘，大概我們都知道，當廟宇運作上了軌道，或具一定規模時，



鑄造於崇禎五年正月的大鐘，“觀音堂”三字依稀可見



為隆重其事，便懸掛鐘鼎，以示廟宇地位的確立。觀音堂的鼎鐘，據寺院僧人說，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早上六時便敲 108 響，其意就是“聞鐘聲，煩惱輕，智慧長，菩提增，離地獄，出火坑，願成佛，度眾生”，即是消除人世間的種種苦痛。觀乎此鐵鐘，有相當分量，可推斷當時的觀音堂已經是一座正式的廟宇。這座澳門現存最古老的鼎鐘，已經與小城一起共度了近 400 年風雨。

以上兩件珍貴古物，為我們了解寺廟的歷史提供了實物考證。除此之外，寺院中的多塊碑誌，也記錄了觀音堂的歷史和變遷。例如，在 1817 至 1818 年，普濟禪院的秉機和尚，即觀音堂第五代住持，對寺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修葺和加建，包括增高了殿宇，加建石欄，並由澳門舊城之水坑尾門起，築一石板道路，經荷蘭園、塔石、龍田村，然後直接可達普濟禪院門前。這不但令當時的廟宇煥然一新，也為敬拜和進香的信眾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此次重修，望廈村之名士趙允菁孝廉（1768—1834 年）撰《重修普濟禪院碑誌》，詳細說明了禪院的始末。根據王文達先生在

《澳門掌故》所載，及譚世寶先生於《金石銘刻的澳門史：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》中的校點，現將碑文的內文摘引如下：

澳門，中州南盡，外瀕大海，洶湧萬狀。其中關徑一隅，望之蔚然深秀者，望廈村也。澳地百貨充牣，商賈雲集，獨此桑麻雞犬，有古桃源風。村故有普濟禪院，為閩之三山溫陵世居澳地者，合力公建香火以奉祀神明。廊徑幽邃，殿宇宏深。入其境者，儼然靡盬之外，而與沕穆者屬，其始建及重修，向無碑誌，年月莫攷。歲久風雨蠹蝕，慮無以妥神靈而肅觀瞻也，因釀資鳩工增高而鼎新之。殿前捍以石欄，其由水坑門入院之路，盡平以石。瑰偉壯麗，金碧交輝，如神仙之排雲出，而金銀臺為之湧現也。經始於嘉慶丙子之冬，越戊寅之秋落成。蓋貲費鉅萬，地益傑而神益靈矣……

趙允菁為舉人，才學出眾，乃昔日望廈村的文人。碑誌優美文筆也被後人稱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趙家是當時望廈村的望族和官紳，清乾隆五十二年



(1787年)，趙氏第25世趙元輅考得鄉試第18名舉人，而其長子趙允菁於嘉慶年間考得鄉試第4名，被時人形容為“父子登科”，也是澳門在科舉上最具成就的家族。“父子登科”牌匾至今仍懸掛於營地街市附近，趙家巷內的趙氏宗祠。

除此之外，寺廟中還有多座不同時期鑄造的鼎鐘，如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、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的；而較近期的也有機修和尚（住持）和徒弟釋良悟法師於1999年所立的。各鼎鐘見證着觀音堂的發展。

從以上種種傳說以及文獻史料考證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觀音堂創建自明朝末季，初時只是一個甚為簡陋的小亭子，望廈村的閩籍村民用作祭祀及參拜那由樟樹所雕的觀音神像，其後當地閩籍人士擴建成寺廟。因恭奉觀音，故名為觀音堂。